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五年

第七十二號

第五三〇次會議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紐約發拉星草場

目次

	頁次
一 (a) 關於台灣(福摩薩)遭受武裝侵犯之控訴(續前)	1
(b) 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續前)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按月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第五百三十次會議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A BEBLER (南斯拉夫)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中國、古巴、厄瓜多、埃及、法蘭西、印度、那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南斯拉夫

議程沿用第五二九次會議議程

一 (a)關於台灣(福摩薩)遭受武裝侵犯之控訴(續前)

(b)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續前)

經主席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伍修權先生，大韓民國代表林先生就理事會議席。

Sir Gladwyn JEBB (英聯王國) 本人當然贊同美法兩代表的主張，即當前一項聯合決議草案——文件 S/1894 號所載十一月十日由古巴、厄瓜多、法蘭西、那威、英國及美國共同提出的決議草案——現應付予表決，但在表決之前，本人擬極簡略說明本代表團對目前發生的整個情勢的見解

前日 [第五二七次會議] 我們曾聽到一段極堪注意，同時又極令人悲觀的發言，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想法盡行暴露。這一段發言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為由此可以看得出人們和外界隔離過久之後——希望我這話不致得罪別人——其爭取他們認真視爲是中國的正當目標的苦鬪，養成了憤世的人牛觀之後會有何種心理。這一段發言之所以令人悲觀，是因為其中很清楚地反映這個政府已全部受了蘇聯宣傳的蒙蔽，而這種宣傳畢竟是專以蘇聯的利益爲出發點，並不一定顧到其外圍各共產主義國家的利益的。

在我看來，伍先生全篇演說中最暴露內情的幾段，就是誇說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須完全歸功於中國人民和蘇聯的力量。中國人民多年抗拒日本侵略的功績，誰也不會小看它，但是事實依然是擊敗日本的決定性力量實來自美國和不列顛國協各國。

蘇聯在此次鬪爭中祇是在日本快要投降的最後數日才越過邊界，其主要目的是洗掠滿洲，並不惜犧牲中國，恢復蘇聯一向自認有權繼承的帝俄時代的特權與利益。

北京政府代表對這些明白的事實很可能毫無所知，因為他們一直在共產主義宣傳的神話似的空氣中生活着，從未聽到過這些事實。順便可以一提，蘇聯代表昨日 [第五二八次會議] 就這個問題發言時，似乎也祇說了些神話。

此次邀請伍將軍及其同屬參加會議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們至少在短期內能脫離這個真理隨“神明領袖”言論而轉移的黑暗宣傳世界，親自觀察許多國家代表如何在這個思想自由的場合中彼此交換意見的情形。

既然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團除了聽那些以不合時代的哲學——這種哲學祇能吸引新受教育和思想不成熟的人——爲其制度基礎的國家而外，尚有聽施行其他制度的國家發言的機會，本人或可順便告訴他們昔日帝俄曾經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一齣帝國主義舊戲早已閉幕了。十八世紀尤其是十九世紀時歐洲之擴張勢力，當然是以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與技術爲出發點的，這樣使歐洲國家比世界其他國家處於特別優勢的地位。

可是這些思想和技術現已在歐洲和北美洲以外的地方種下了根基。西方國家已不再獨霸科學知識和技術，因此很多民族，尤其是亞洲民族，最近曾極力推進，根據現代和進步的原則，自成獨立的國家。亞洲征服了西方技術，並以之爲亞洲民族利益而用，可說是當代意義重大最足令人興奮的現象之一，結果自上次大戰以後，已成立了五大新興與獨立的亞洲國家。因此歐洲和亞洲之間的舊關係——歐洲與亞洲在以往一百五十年的關係——現已逐漸由新的關係替代。這是全世界各地在普遍發生着的情形。

但是學拜斯大林的人不肯接受這樣的演進。在他們看來，任何國家，除非是受共產黨政府統治，背後又受莫斯科政治局指使，都不能算是獨立。如有任何人認爲這是自相矛盾的話，那末祇能說他沒有讀過蘇聯的經典。共產主義事實上願意在亞洲冒充解放力量。但這祇是一種偽裝，而所以要採用偽裝，是因為這些國家大多數人民都要求實現民族解放，而共產主義却斷然非其目的所在。

本人對此點不願多說，祇願指出上述亞洲新興國家的領袖們都同意此說。他們並不否認，事實上亦無人否認共產主義會造成若干結果，但是他們均極堅決認為如果換取物質進步的代價是對克姆林宮發佈的命令不分皂白必須一律作奴隸式的順從，那末這個代價對他們或對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未免太重了。

無論如何，所謂這些新興國家，無論是已經成立或正在形成之中，將來都要受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剝削，這種說法在共產主義者看來必然是真的，因為根據共產主義的理論家和預言家的推測，這是必然發生的現象。蘇聯代表昨日[第五二八次會議]援用列寧著作的一段，可說是共產主義者一向如何以事實遷就理論的典型例證。蘇聯代表說這是典型的引證，這話絲毫不差。根據列寧的說法，這個時代按定義既然是“帝國主義的時代”，那末在這個時代中“國際托辣斯已經開始把世界瓜分了，各大資本主義國家把世界全部領土劃分範圍業已完成了”結果——根據共產主義的嚴格理論——帝國主義國家因為各自的市場都達飽和點之故，本身自然會分散，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便發生“不可避免”的戰爭。

至於各強國非但不擴充鞏固其所謂殖民地區域，而後者反而有逐漸實現自治和獨立的可能，世界最大的工業國——美國為了鼓勵世界貿易，尚有將其剩餘產品大量免費分送各國的可能，所謂帝國主義各國還有想盡種種方法，為據謂被它們視為受治的民族改善其技術知識和技術方法的可能，最後，這些帝國主義國家非但不自相殘殺，反而有團結一致維護整個自由世界的可能，凡此種種可能性，對於共產主義者都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列寧並沒有如此預斷，所以決不會真有此事。可是現在真的有了此事。至於西方國家竟會實際協助亞洲民族實現其願望，更非共產主義者所能了解。

可是這是確實的情形。如果戰後不任蘇聯軍隊佔據朝鮮一半或一大半的領土肆意規掠，那末這個不幸的國家早就會實現獨立自治了。此所以共方於去年六月二十五日決定要把另一半自由的朝鮮拖入蘇聯衛星國的黑暗可憐的行列中。這是北朝鮮當局所採取的決定，並可假定曾徵得莫斯科共產黨總部的同意。中央人民政府對此雖或表示同意，但是他們絕不致於看不出此項決定將來的結果。本人亦難相信他們會受共產黨國際宣傳局的催眠，居然相信此次戰爭的起因是美國為顧全有名的托辣斯和獨佔企業的利益起見而侵略朝鮮領土。

簡單的一點就是非共產黨主義各國政府大致認為北朝鮮公然侵略的行為是對他們獨立的一種積極威脅。世界上非共產主義政府認為共方發動攻擊和侵略是對他們本身獨立的威脅。他們一直在決心證明凡欲實施此項行動的國家，其人民與政府終必蒙受極大損失和苦痛，期能消滅這種威脅。

這是他們原來的旨旨，本人敢謂至今並無改變。共產帝國主義越趨威脅自由世界，自由世界越是加緊努力集中空前未有的團結力量來保衛這種真正而非虛偽的民主。

一如本人所說，自由世界的人心對於朝鮮戰爭的罪惡與責任何在，絕無疑義。聯合國曾請每一會員國考慮可以出多少力量去抗拒武力侵略。主要力量之來自目前尚未在遠東各地與共產主義作武力搏鬥的國家，或領土遠離侵略直接威脅的其他國家，這是可以預算得到的事。因此應付武裝衝突蔓延的主要責任由美利堅合眾國來負擔是不難了解的，因為美國是在發生侵略地點附近有軍隊可資遣調的唯一自由國家。我們都知道美國人民的政府如何迅速和英勇地響應號召。

但是英聯王國也是首先響應的一國。我們當然不能將亞洲各地戰線上的軍隊調往朝鮮。但在某一時期我們採取行動非常迅速，結果英聯王國在朝鮮戰場海面的軍艦數目比較美國軍艦還多。本人所說相信不致有錯誤。

我們的軍隊不久便開達。立即與邦協國家的軍隊組織起來。邦協軍隊現在朝鮮作戰者已有兩旅之多。我們的軍隊最先到達和美國及南朝鮮本身軍隊並肩作戰，除美國外，美國派遣軍隊人數較任何他國為多。

我們在朝鮮的目標與美國的目標完全相同。不折不扣地實現聯合國的目標，別無其他企圖。我們最欣望的莫如早日撤兵並見朝鮮能有一真正獨立的朝鮮政府。我們在朝鮮非但不求“托辣斯和獨佔”特權，反而深感英國人民為了協助朝鮮經濟的重建和復興，勢須盡重大的犧牲。

除此而外，我們並不徒以軍事力量保護馬來亞和朝鮮為足，因此曾與不列顛國協所有其他國家共同擬具一項經濟和技術協助的建設性計劃，以應東南亞人民的需要。昨日發表的哥倫坡計劃便是和共產帝國主義強迫我們接受的戰事相對的建設性行動。這項計劃的原則絲毫沒有帝國主義的色彩，且大部份係由國協中的三個亞洲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和錫蘭的專家們擬成。此項計劃把我們所追求

的光明世界標明得清清楚楚 將來等到辦理朝鮮戰後復興建設的時候，英國亦當盡一分和平和建設性的力量

現在已很明白地看得出如果戰爭繼續下去，我們鼓勵亞洲的獨立民族國家不受外國統治並接受他們本身所希望的技術和經濟協助的目標，是很難充分實現的 因此，我們的政策必須以早日結束軍事行動為目的。不但我們在遠東的目標，而且我們對戰爭的厭惡，以及就在本人發言的時候我的同胞正在朝鮮與馬來亞不斷捐軀這一層認識都使我們不得不採取這樣的政策 亦不受影響。如果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們能聽從理智，本人懇請他們聽取這一段事實的聲明

從這一段關於本代表團立場的一般聲明來看，我們何以仍舊促請安全理事會以大多數票通過當前這一項有關朝鮮的決議案，其理由已甚明顯了 北京政府派大批軍隊於朝鮮參戰的嚴重事實，在我們看來絕不應影響該決議案的通過。該決議草案很明白地指出聯合國目的之實現對於中國的利益絕無影響，反之如果北京方面繼續不斷派兵前往朝鮮參戰，中國利益恐怕要大受損害。在北京政府採取任何無可挽救的決定以前，本人特請其一再善為考慮 會氣用事已是不宜，若妄聽另有所圖者的意見，恐更不利。

朝鮮問題當然不是目前議程上的唯一項目，此外，又有中央人民政府指控侵略台灣的抗議 關於這一點 我們祇能說他們所控指台灣變成美國基地或美國事實上控制該島一節，完全沒有證實。

如美國代表所說，駐台灣的美軍人員祇有四十四人。因此議程上所謂侵略一說顯然缺乏證據因此斷不能成立 我們知道台灣昔日是日本的屬地之一 所有日本屬地將來如何處置仍舊是國際上的問題。如果沒有大家承認的法律決定就要求甚或企圖用武力來解決這個問題，一定會引起國際反響，因此是不可接受的 這個問題必須和平解決，但若有關的一方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對聯合國軍隊作大規模的軍事對抗並且蔑視聯合國的明白願望，那末這個問題的解決便異常渺茫。

因此本人回頭談到原來的提議，即關於目前議程第二項(a)的決議草案，現在應即提付表決。如果該草案被否決，我們便要考慮進一步行動。但是這一點顯然需要非常嚴重的考慮 但本人仍舊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鑒於本人及其他代表所說的話，事實上能注意該決議草案的內容，表明在原則

上他們可以同意整個朝鮮問題至少應該遵循他們渴望加入的國際組織所訂原則求得解決

主席 本人以南斯拉夫代表資格願作如下的聲明。

討論下的兩項問題一般都認為是彼此有密切關係的，而就兩問題的實體來說，確屬如此。但是這兩問題相對的重要性却並不相等 首要的是朝鮮問題——即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所爆發經過五個月之久，越來越激烈，且一開始就非常嚴重的戰事，此次戰事對國際間可能引起的後果，使全人類都不寒而慄。

和這次戰爭比較起來，台灣(福摩薩)問題尚屬次要 凡是從國際安全觀點來看這個問題的人或者認為這個國際問題是對一般和平有相當嚴重威脅的人，都覺得上述一點是很明白的

我們對後一觀點完全贊同，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台灣問題必須和平解決 我們如果能夠解決主要的問題——朝鮮問題——那末台灣問題便不難獲得解決

即在目前，我們或者就應當努力解決這個問題和台灣問題直接有關各方面彼此之間如能進行磋商，對朝鮮這個主要問題的解決可能有良好的影響

本代表團在一般情況許可如此採取行動的範圍內，隨時準備促進實施此項建議。雖然如此，本人認為朝鮮問題仍舊是主要的問題，這是聯合國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在目前維持一般和平的問題與朝鮮問題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朝鮮戰事已轉入新的階段，其主要特徵是大批中國軍隊出現於朝鮮戰場參加作戰。此項事實不幸已無可置疑。大批軍隊派往朝鮮參戰業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北京承認，並經伍將軍在此證實了。這是朝鮮問題中的一個嶄新而極端嚴重的因素。安全理事會因此必須判定這個因素的真實意義並決定對策。

本人見北京政府代表設法避免討論此項問題，且對安全理事會迫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手造成的情勢不得不採取的行動拒絕合作，深以為憾 我們曾看見過不少國家——會員國和非會員國兼而有之——於聯合國各機構中答復或有根據或無根據的指謫 然而這些國家之中從來沒有一個拒絕參加討論的。非但如此，有許多次非會員國還想盡辦法要求聯合國請它們對問題發表聲明。

本人提及這一點，並不是因為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此次參加公開討論對於朝鮮戰事新階段所引起的國際情勢會有什麼良好的影響，祇是因為伍

將軍發表演說〔第五二七次會議〕所表現的抑鬱情緒，在我看來是和尊重聯合國憲章原則的政府所應表示的精神完全相反的。

伍將軍在他的長篇演說中把憲章原則聯合國的任務撇在背後，而世界和平問題則竟一字不提，實在令人詫異。

伍將軍從詳談論台灣問題，並簡略提及朝鮮戰事，但是似乎把這兩項問題之間的關係乃至世界和平問題，都完全忘掉了。然而這正是主要的問題，而且是一切問題的焦點。

自聯合國於金山成立以來，我們已看見過許多次局部戰事，聯合國也曾對這些戰事，加以注意。但是這些戰事所引起國際間的反響，沒有一次比得上朝鮮戰事。伍將軍有沒有自己問過這是爲了什麼理由？他有沒有想過何以其中有這樣大的差別？他有沒有問過自己，從這種差別中，關於此次朝鮮戰事悲劇中扮演重要角色各國所應負的責任，我們應該得些什麼結論？

伍將軍對責任問題的論據顯然就是蘇聯代表在此處曾發揮的一點。就是說，唯一要負責任的是美國。爲了說明此點，他們不惜列舉所有種種情況，以資佐證，可是能夠斷定責任的要點却避而不提。這個基本要點便是戰事發生後初期內各政府的行爲。

讓我們回想一下這些政府的行爲。自戰事發生之初，雙方即互指先開戰釁。可是祇有南朝鮮政府向聯合國提出呼籲。安全理事會當日即發表命令要求停戰並撤回至北緯三十八度。試問當時情況如何？何方接受並遵守了命令？戰事發生以後十二或十五小時內深入敵境的北朝鮮軍隊接受了停戰命令，撤回至北緯三十八度沒有？不，這些軍隊並未遵守命令。兩日以後，北朝鮮政府致電祕書長指六月二十五日的決定爲非法。

試問蘇聯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此項停戰及撤回至北緯三十八度的命令探何態度？

它們有沒有予以擁護——道義上的擁護。不，它們在報章上肆言詆毀，而官方則置之不理達兩月之久，但在另一方面則不斷頌揚北朝鮮軍隊在南朝鮮境內的戰功。

它們甚至更進一步。本人在六月二十七日於安全理事會第二次會議〔第四七四次會議〕時提出一項新決議草案，再度要求雙方停戰並撤回至北緯三十八度，並重新提議邀請北朝鮮政府前來成功湖，希望能於最後一分鐘以和平方法解決戰事。不料此項提議竟引起東歐各國新聞界對本國政府乃至本人肆言攻擊橫加詆毀。

這些事實可以證明朝鮮戰事應歸何方負責。這是極端嚴重的責任，因爲朝鮮不比巴勒斯坦、印度尼西亞或喀什米爾，其理由可以不用細說。朝鮮是極度敏感的神經中樞。凡是干預朝鮮問題的國家早就應該注意這一點，並應預見其行動，態度與意見可能引起的後果。在我們這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切記這一點。

南斯拉夫外交部長 Mr. Kardelj 於一九五〇年九月八日發表聲明說

“南斯拉夫人民於考慮朝鮮的情勢時，不得不顧及一項事實，即共產黨國際宣傳局各國政府三年以來在蘇聯政府領導之下不斷對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施以劇烈攻擊，其原因正是南斯拉夫的工作民衆堅持在本國境內自由採取決定的權利。此項爲社會主義南斯拉夫所堅決反對的侵略政策，反映着主動者在世界其他部份所採取的政策。由此可見目前對南斯拉夫仍舊採取侵略或反社會主義專爲本身爭取優勢的政策者絕不會在世界其他各地採取不同的政策，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政策及和平，平等對全世界民族一視同仁的政策。共產黨國際宣傳局領袖們所採的政策和人類進步久已格格不入，因此，對於受其利用的進步和自由運動都是有害無利的。

“他們雖然高唱和平並指控他人爲侵略者，但這難掩飾他們對朝鮮戰事或對危害整個世界和平所負的一部份責任。”

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朝鮮戰爭中不斷增援北朝鮮政府，本人必須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曾參加並且在繼續積極參加蘇聯對本國的侵略。本人必須指出這個政府絕未脫離此項政策或蘇聯在世界其他各地尤其是朝鮮所採的反民主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除了於北朝鮮軍隊侵略南朝鮮時給以道義上和外交上的聲援負有責任外，現在又加上了以人力和物力大量增援北朝鮮侵略者的責任。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對此項行爲不得不加譴斥並予制裁。

南斯拉夫政府對國際問題所遵循的原則一向是不斷努力消弭新戰爭的危機，並反對所有侵略行爲。不論係來自何方。爲達成此項目標，必須有堅定的立場，嚴禁所有侵略行爲，並反對任何藉侵略遂行目的之國家。

南斯拉夫政府的態度，並不純粹由於南斯拉夫人民深愛和平的緣故，而也是因爲本國政府深信在目前我們決不能以思想、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的

理由在侵略行為之間劃出基本的區別來。首先要做的事是消弭人類對戰爭和侵略的所有恐懼，以便他們能夠沿進步的大路上邁進。此所以在今日所有侵略行為不祇應視為是對和平和人類的罪惡，而且也應該視為是破壞人類進化的罪行。本代表團是從這個觀點來研究六國決議案的。

中韓交界上發生的事件嚴重地威脅和平且有引起朝鮮戰爭蔓延的可能，這是無可否認的事。

南斯拉夫代表團以往曾有對整個朝鮮戰事發表意見的機會。我們認為造成朝鮮流血局面的事件首先要歸咎於北朝鮮政府的險惡政策和鼓動此項政策的人。我們認為凡支持此項政策的外來力量，不論來自那一方面，都有使朝鮮戰事有擴大並挑起新世界大戰的危險。

南斯拉夫政府的態度因此非常明顯。我們對南朝鮮政權並無同情。我們對在朝鮮發生的事件深引為憾。可是我們絕對無意替北朝鮮政府的政策覓藉口，或予以絲毫支持，因為目前的局勢正是該政府所採政策的結果。

至於造成目前情勢的過失應由那一方面的朝鮮政治領導當局來負責，這一點祇有朝鮮人民自己才能斷定。這是在朝鮮唯一可以遵循的途徑。唯有遵循這個途徑才能不致有擴大戰事的危險。

南斯拉夫代表團為了上述原因，擬贊助任何能夠使朝鮮戰事地方化並防止戰爭在遠東蔓延的措施，因為這樣的戰爭不但會使亞洲人民罹難，且很可能會引起另一次世界大戰。

南斯拉夫代表團秉承此旨，雖不全部贊成六國決議草案，但因該案目的在避免朝鮮戰事擴大，故對其一般旨意仍將加以贊助。

本人遵照本國政府對朝鮮問題的一般態度，將於表決該決議草案的前文時棄權。本人擬投票贊成該決議草案正文及該草案之全部

Sir Benegal N RAU (印度) 本人在以往數日對理事會中的發言，尤其是對美國代表的聲明 [第五二八次會議] 及北京政府代表的聲明 [第五二七次會議]，非常注意。他們的發言完全沒有共同之點，可是其中有一點特殊的例外。這一點非常重要，本人願藉此機會略予申論。

美國代表在兩日前的演說中曾提到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彼此之間的長久和密切的關係。北京政府代表一方面對所謂美國帝國主義者的狡詐侵略提出抗議，但是承認在中國的全部外交史上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彼此之間素來維持着友善的關係。本人可

說本人親自得來的印象也證明以上所引的聲明確係實情，因為甚至在國際情勢極度緊張的以往數月中，本人在美國所遇見社會各階層的人，無論是政府官員或是私人，決沒有誰不是迫切希望美國和中國之間直接和間接都不發生戰爭的。本人並不要求北京政府代表就此便相信我的話。事實上，本人要請他以親身的觀察來證實這句話。讓他盡量利用機會與美國社會每一階層的人談話並親自觀察判斷。他一定會與本人一樣，發覺美國人民都很熱心、和善，並願按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安居樂業，和帝國主義的態度恰恰相反。

他們當然對侵略深懷戒懼，並決定於侵略發生時堅予抗拒。但每一國的人民都是如此，中國人民亦非例外。誰不知道中國人民以往三四十年所受的痛苦經驗。在這一段時期的大部份時間中，他們的國家都被戰爭蹂躪得疲敝不堪。因為這些經驗的結果，他們自然是滿腔懷疑和憂懼，並渴望有一個時期的和平。

本人相信不祇這兩國人民有此感覺，且舉世人民均有同感。倘若全世界均渴望和平，那末我們現在極力設法尋求實現和平的方法，亦決不致於過晚。關於這一方面，本人將來也許還得再說些話。

至於安全理事會現在所討論的具體決議草案。本人要通知理事會我們還沒有奉到政府的最後訓令。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決議草案，可能引起嚴重的後果。鑒於十一月十日該決議草案提出以後發生的事件，本國政府當然亟欲加以慎密的考慮。如果這個問題必須在今日提出表決，本人當不參加投票，但擬保留日後提出聲明的權利。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本人曾密切注意坐在左邊的英聯王國代表發言，但結論認為英國代表和美國代表都並沒有駁倒蘇聯代表團關於美國侵略台灣的聲明中所列舉的一個事實或一點論據。

Mr Austin 昨日說他沒有時間去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所舉的事實，恐怕他亦沒有時間閱讀蘇聯代表團的聲明。當事實和他們的立場相反時，算是事實倒置，這似乎已成了英美代表的一貫作風，成了他們的習慣。他們把事實推在一邊，然後開始對蘇聯及其政策肆言加以詆毀。這樣一來他們便易於辯論和討論問題了。但是用這樣的方法是絕不會達到肯定的結論的。

Mr Austin 和美國的統治階級隨時準備指控他人——甚至上帝——犯侵略的罪名，但當有具體事

實的文件——關於美國侵略行爲，美國統治階級的侵略行爲，佔領他人領土，遣派滿載軍用品的鉅大艦隊至他國領海等事實的文件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時，當別人列舉事實，證明美國公然違犯公認的國際公法規則，並促請注意此類行爲按國際公認的定義確屬侵略行爲之時，Mr Austin 便把事實推開不管，Sir Gladwyn Jebb 也同樣照辦。他們然後開始對蘇聯肆意詆毀，以爲這樣便解決了問題，證實了他們的論據。

這就是目前的實在情形。在此情形下，安全理事會如何能夠通過一項公允的解決辦法？在此情形下，如何能望安全理事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抗議予以客觀的考慮？Mr Austin 和 Sir Gladwyn Jebb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與蘇聯代表聲明中所舉的昭彰事實隻字未提。這些事實向全世界證明了美國統治階級犯了直接侵略和公然侵略中國的罪行。

關於本日議程主要項目的討論目前的情形就是如此。

Sir Gladwyn Jebb 更漫無邊際地從理論與哲學的觀點侃侃而論。我們在安全理事會中對此早已論及，本人不擬重提這一點。但從 Sir Gladwyn Jebb 的全部理論可以歸納一點：他是替帝國主義征服行爲和帝國主義對亞洲人民所採態度辯護的宣傳家。在我看來，這是非常明顯的，因此無論怎樣抵賴莫斯科和蘇聯，都不能掩飾 Sir Gladwyn Jebb 的本來面目。

Sir Gladwyn Jebb 想證明十八及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是歷史的陳蹟，英聯王國往日實行帝國主義的狰狞面目固然不復存在。可是現在有麥阿瑟將軍實行帝國主義的另一方式。麥阿瑟將軍把朝鮮的村鎮城市焚燬，屠殺當地平民，強姦婦女，殺戮老弱兒童，把整個國家化爲爐土，然後宣佈他是代表聯合國並在聯合國幟旗之下行事的。

帝國主義的方式雖然改變了，可是殺人放火的本質仍舊保存着。而且，現在還有了聯合國名義與旗幟爲掩護。

Sir Gladwyn Jebb 在理事會承認英國曾積極參加侵略朝鮮。試問我們能夠祈望一個積極參加美國侵略朝鮮的國家的代表說些什麼？美國和英國代表因爲本國政府聯同對朝鮮人民施以侵略，故對討論下一項問題的觀點是彼此相同的。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Sir Gladwyn Jebb 說蘇聯是在極力設法強迫他人接受其制度與生活方式，本人對此已答覆多次，認

爲現在無需再加答復，因爲這不外是最誹謗和詆毀的宣傳。蘇聯，蘇聯的領袖和蘇聯政府或人民都從未強迫任何人接受他們的制度。他們亦從無此意。我們不喜歡資本主義——你們不喜歡社會主義。我們並未強迫你們接受社會主義，可是美國却利用“美國之聲”於世界各地宣揚所謂“美國生活方式”藉此強迫我們接受資本主義。若其他國家不願接受美國生活方式，何故必須以武力強其接受？Sir Gladwyn Jebb 仔細考慮這個問題後便知他那一套哲學思想要全部垮台。本人甚至尚未提到 Sir Gladwyn Jebb 本人承認英國軍隊在馬來亞的行爲與美英軍隊在朝鮮的行爲完全相同。

因此這兩大強國，所謂“西方國家”派遣軍隊前往亞洲國家的目的很顯明地是想用砲火與刀槍來阻止亞洲兩國——其實尚不止兩國——的人民爭取自由及獨立並成爲獨立的主權國，在外交關係上與美英站在平等地位。這是不適合美國和英國統治階級的要求的，因爲後者的行動根據是獨裁原則，武力及殖民地壓迫政策。這就是整個問題的要點。

Sir Gladwyn Jebb 說他並不勸大家聽有關方面的意見。試問英國代表是不是這個問題的有關方面？他不是顯然和這個問題直接有關嗎？可見 Sir Gladwyn Jebb 本人就自相矛盾。根據他的理論，凡是他的希望、意見和建議都可說是有關方面的意見。

若是如此，理事會如何能夠考慮英聯王國代表的意見——“有關方面”的意見？英國的軍隊、將領軍官及士兵現正在和美軍對朝鮮人民作戰。他們是干涉主義者和侵略者。因此英國代表是站在“有關的一方”，故就這個問題的全部發言都是“有關方面的意見”。若根據英國代表的論據，安全理事會對他的意見可以置之不理。

Sir Gladwyn Jebb 曾重提 Mr Austin 以往在理事會初次提出的一項數字。Mr Austin 說駐台灣的美國軍官與士兵祇有四十四名。但是 Mr Jebb 和 Mr Austin 都不提據有台灣的第七艦隊及其雄厚兵力。

本人願請 Sir Gladwyn Jebb 聽一聽他所認識的英國記者的報導。他是邱吉爾的兒子 Randolph Churchill。這是他在本月初十一月三日在每日電訊報發表一文所載消息。此項消息當然是極新近的。Randolph Churchill 曾到過台灣和台北。他曾駕車巡視全島，親睹美國人在台灣的活動情形，察知他們來台灣的原因和目的。

他說他認為杜魯門總統對美國第七艦隊的命令是對從大陸方面來襲的軍力，加以攻擊。杜魯門總統對第七艦隊的命令因此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意行動，因為此項命令的要點是美國第七艦隊對從來自大隊企圖向台灣進發的軍力加以全力打擊。

據 Mr Austin 在安全理事會所作聲明，現在台灣的美國軍事人員祇有四十四人，即等於以外交人員身份派駐世界各國首都軍事代表團的普通人數。譬如說凡與蘇聯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均派有軍事代表團駐在莫斯科。在華盛頓亦駐有和美國有外交關係各國的軍事代表團 在其他國家亦有相同的情形。這些都是正常的軍事代表團 Mr Austin 說美國駐台灣的軍事代表團亦是正常的軍事代表團。

可是美國軍事代表團在台灣究竟做些什麼？試看 Randolph Churchill 對這一點的報導 Admiral Jarrett 指揮下的美國陸軍及海軍代表對台灣各地防線已作澈底調查，相信於必要時，國民政府（即國民黨）軍隊六十萬人的戰鬥能力實較以往在大陸時為強。

由此可見美國軍事代表團在台灣做些什麼工作。試問在什麼地方發生過這種以普通外交官身份派駐外國的軍事代表團在當地國家從事澈底研究與調查其防線和陣地的情形？可是駐台灣的美國軍事代表團却不經任何居間關係直接辦理此項工作。因此美國軍事代表團不是尋常的團體。事實上這個代表團不祇供給軍事方面的意見而已，而且有軍事指揮權。這就是說美國軍事代表團不是普通的外交團體而是指揮台灣國民黨夥幫的美軍參謀團。

再者，Mr Randolph Churchill 又說“英國已不復承認國民政府”，可是英國軍隊竟有一位聯絡官 Lieutenant Commander Dennis 為代表 因此英聯王國變成了一條兩頭蛇。英國一方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但在另一方面則派遣軍事代表駐台灣與該地的美國軍事代表團打成一片

Randolph Churchill 在同一文中提到美國對台灣的用心說 “此間（指台灣）無人相信美國會在可以預見的期內放棄台灣”

這是一段非常坦白與具體的聲明 美國用武力佔據了外國一個島，且無意於可以預見的期內將其放棄。因此 Randolph Churchill 答復了 Mr Austin 所說美國在台灣毫無企圖的聲明 [第五二八次會議]。Churchill 把 Austin 駁倒了。

Randolph Churchill 又說 “美國方面刻在供給國民政府軍備與極有價值的經濟援助。台灣顯已不再被認為是戰略上的冒險。反之，一般輿論日益堅

決認為該島連同所有寶貴的海軍與空軍基地如不幸落入共方手上對美國和英國的利益是嚴重的打擊。本人要強調所謂利益者不僅是指美國的而且也指英國的利益。本人這樣說是欲證明安全理事會的英國代表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斷難平正客觀。又所謂台灣未受侵略一說亦無可置信。

關於麥克阿瑟對台灣的意向與國務院意見互相衝突一說，Randolph Churchill 坦白說出事實，並謂關於麥克阿瑟與美國國務院之間彼此意見不同等等傳說與宣傳均與事實不符。

Randolph Churchill 說“最近外間紛紛傳說麥克阿瑟將軍與國務院意見分裂一節，似是表面現象，並非實在情形”。麥克阿瑟將軍發表致海外戰役退伍軍人會的名文告以前數星期——該文件曾禁止報界發表——國務卿艾奇遜先生曾分發一項秘密文件說明美國在東南亞的戰略需要。

凡曾讀過這兩項文件的人都認為對目前情勢和政策的解釋兩項文件並沒有多大出入。杜魯門總統對麥克阿瑟將軍不滿，顯然並不是因為彼此對將來的政策在意見上有任何基本不同，而另有其他原因 意見紛歧的起因是麥克阿瑟將軍表示意見的態度過份囂張，又因在外交政策上政府當局有約束軍人權力的必要。

從 Randolph Churchill 這些聲明來看，麥克阿瑟將軍在對退伍軍人發表的文告中以極其現實與坦白態度所表示的意見和國務院的政策沒有參差不同之處，而且他的意見和美國總統對遠東問題包括台灣問題的政策彼此之間也沒有出入之處。

Randolph Churchill 指出事實的真相。他列舉各項事實，使美國方面對麥克阿瑟將軍和國務院之間的所謂意見不同的種種傳說不攻自破。

這是美國對台灣用意的實在情形。這又是美國侵略中國的情形。

美國代表和英國代表對在安全理事會提出的關於台灣的決議草案隻字不提，堪予注意。他們祇是關心朝鮮問題 在這一方面，他們得南斯拉夫代表的積極支持。後者更自告奮勇，不惜用盡各種方法幫助美國代表擾亂世人視聽企圖證明美國在遠東沒有侵略行為。

南斯拉夫代表顯然為了辯論的目的自稱站在反對任何侵略的立場 同時他用盡所有力量替美國在台灣侵略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在朝鮮侵略朝鮮人民等行為辯護和掩飾 從他的聲明中可以看出南斯拉夫代表和美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中何故如此固執提

議把以往從未合併的兩項問題——武力侵略台灣問題及所謂“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問題——合併討論。

南斯拉夫代表爲了掩飾他對台灣問題的態度故必須如此。他稱台灣爲次要問題，並堅持朝鮮是主要問題。如果台灣是次要問題，那末佔據該島的美國干涉派侵略者便可留下來作主人翁了。這是南斯拉夫代表所得的結論。因此他要把兩項問題歸併，以便轉移安全理事會和世界輿論的視線，使其集中於朝鮮並蒙蔽人民的眼睛，使他們看不見台灣的情勢，由此可以協助美國統治階級替侵略中國的行爲找尋藉口並加以掩飾。

這種把問題歸併起來的簡單方式本來不難發現。美國代表和他的南斯拉夫夥伴兼助手所用這種歸併兩個問題的方法，表示南斯拉夫的統治階級和派駐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已開始充分包庇美國統治階級的侵略行爲，且用完全相同的誹謗方法對付蘇聯。在這問題上，Mr Bebler 和 Mr Austun 之間毫無差別。即用顯微鏡來檢查亦看不出什麼差別。

有些代表想把罪名推賴到北朝鮮當局身上，但北朝鮮當局並未獲准列席安全理事會，以及他們於不在場時被指控爲侵略者，這件事實却沒有人提到。這是美國代表和美國統治階級認爲方便而有用的程序，利用別人不在場時任意指他爲侵略者。他們非但不顧事實不欲研究或分析事實，且往往在捐棄事實及拒絕聽取被控者答辯以後才認定他人有罪。這樣提出指控當然是很方便的。英美集團及其助手南斯拉夫代表慣用這樣的技倆，久之已成了安全理事會牢不可破的工作方法之一。這就是責任問題的情形。

鑒於上述事實，蘇聯代表團看到英美代表及其南斯拉夫夥伴拒絕討論美國侵略中國的問題。他們逃避這個問題的討論，不願面對事實，不願討論這個問題。

蘇聯代表團認爲安全理事會此次會議議程上第一個問題是美國武力侵略台灣問題。理事會的責任是詳細和客觀地討論該問題，分析事實，並作公允的決定。

不僅是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抗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而且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都期待安全理事會對此問題作公允的決定。有人在此提到和中國人民的友誼。請以具體行動來表現這友誼！

中國人民藉其合法政府爲代表曾向安全理事會抗議美國侵略。請用客觀態度，友善的精神仔細研

究此項抗議，並作一公允的決定，保護中國人民，免受美國統治階級的侵略，並以行動來證明對中國人民的友誼！

侵略者對被侵略者揚言“友善是沒有人相信的。派遣軍隊前往佔領他人領土，然後以主人翁自居的人，口口聲聲表示友善，是無人相信的。在這樣的情形下，什麼話都難令人置信。

現在需要的是事實和行動。最好的事實——對中國人民表示和平及友善的事實莫如由安全理事會通過決定，要求美國統治階級馬上停止侵略中國，並將軍隊自中國領土撤退。這是安全理事會所能做到的最公允的決定。這是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所祈望的決定。

主席 發言人名單上既無其他發言人，我們或可進行表決。但在會議之初，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詢問在各項決議草案付表決之前是否可以准他發言。現在請他發言。

伍修權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我第一次發言的時候[第五二七次會議]，我已經聲明在這一出席安全理事會祇是參加控訴美國武裝侵略台灣的討論。我不參加所謂控訴侵略大韓民國的討論。但是很奇怪的，美國代表奧斯汀先生在他兩次的發言中，不正面來回答我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美國武裝侵略臺灣的控訴。這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控訴的理由，是顛撲不破的。

但是，這種企圖把大家的注意力轉到所謂控訴侵略大韓民國的議程上去，以這個麥克阿瑟的非法的報告爲根據，以威脅的口吻提出了一連串的誣蔑性的問題。我告誡奧斯汀先生。這種威脅是嚇不倒人的。

我不參加控訴侵略大韓民國的討論，理由是很清楚的。因爲朝鮮問題的真相，不是別的，正是美國政府武裝干涉朝鮮的內政，並且嚴重地破壞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美國政府盜用聯合國的名義，是完全非法的。

六月二十七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對於朝鮮問題的決議，由於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兩大常任理事國的參加，這個決議根本上是非法的。在這種情況下，我決不參加這種根本荒謬的所謂控訴侵略大韓民國的討論。也完全沒有必要回答奧斯汀先生以這個麥克阿瑟的報告爲基礎的所提出的問題。

自從美國政府發動侵略朝鮮戰爭以來，從八月二十七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止侵略朝鮮的美國武裝力量，已經侵犯我國領空，根據初步的統計，已經

有兩百次，所出動飛機計一千架以上，毀壞了中國的財產，殺傷了中國的人民，我要問奧斯汀先生，這是不是侵略呢？

自從六月二十七日以來，美國第七艦隊已侵入我國臺灣的領海和阻止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對於臺灣行使主權。我要問奧斯汀先生，這種行為是不是侵略呢？

自從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美國政府花費了六十萬萬以上的美金幫助中國國民黨反動殘餘集團去發動空前殘酷的內戰。因為美國的武器殘殺了幾百萬中國的人民，我要問奧斯汀先生，這是不是干涉中國的內政呢？

祇准帝國主義進行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時代，已經是過去了。是的，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但是，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打潰侵入、侵略中國的一切帝國主義侵略者。

為要維護世界的和平與聯合國憲章的莊嚴，我再次向安全理事會要求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議，以便制止美國的侵略，制止戰爭，保證亞洲與世界的和平與安全。

主席 進行表決之前，我們必須決定投票程序。我們雖然把朝鮮和台灣問題合併討論，但本人提議按兩項目於議程提出的先後秩序將決議案付表決。

本人因此提議將關於台灣問題的兩決議草案，按其提出先後秩序付表決，換句話說，即先表決蘇聯於一九五〇年九月二日提出的決議草案 [S/1757]，然後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提出經蘇聯代表團贊助的一項決議草案。此後，我們便可以表決和朝鮮有關的唯一決議草案，即由古巴、厄瓜多、美國、法蘭西、那威及英聯王國提出上註十一月十八日日期的決議草案 [S/1894]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主席的一番話是不是說不必理會印度代表的意願？印度代表曾說未曾奉到該國政府關於投票立場的訓令。至今為止，安全理事會對於未接本國政府關於投票立場訓令的任何國代表，向來都顧及其意願。主席的意思是說他將不顧及印度代表的意願？

主席 印度代表並未要求理事會等到他接獲政府訓令後再來表決。他祇是指出他不能參加表決而已。發生這種情形並不是初次。但如 Mr Malik 堅持，本人可請印度代表聲明是否要求理事會今日不舉行表決，等到他接獲本國政府的訓令再說。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本人並未堅持任何主張，祇是見到一件事實，促請注意而已。本人並不堅持任何主張。

主席 本人提議之表決程序既無異議，本人認為已得一致同意。茲將蘇聯於九月二日提出之決議草案先付表決。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鑒於該決議草案係於開始討論該問題之時提出，理事會多數國家代表已不復記憶，本人擬請將該決議草案全文宣讀。

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理秘書長宣讀文件S/1757，其全文如次

“安全理事會，

“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對美利堅合衆國政府以美利堅合衆國武裝部隊侵佔經美利堅合衆國、大不列顛及中國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開羅協定中承認為中國領土不可分之一部份之台灣島，由此干涉中國內政，構成侵略行為一事，提出申訴，

“又鑒於美利堅合衆國出席聯合國代表 Mr Austin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就台灣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所提申訴之聲明，

“譴責美利堅合衆國政府的行動為侵略行為，並且是干涉中國內政之舉動，

“決定為制止此類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之非法行動起見，向美利堅合衆國政府建議立即自台灣島及屬於中國之其他領土完全撤出其陸海空軍部隊。”

舉行舉手表決。

贊成者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反對者 中國、古巴、厄瓜多、埃及、法蘭西、那威、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南斯拉夫。

印度未參加表決。

主席 一票贊成，九票反對。一理事國代表未參加表決，該決議案未通過。

本人現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提送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贊助之決議草案 [S/1921] 提付表決。該決議草案全文如次

“安全理事會，

“鑒於美國政府武裝力量侵佔台灣構成對中國領土的公開直接侵略，

“復鑒於美國政府對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及其對於朝鮮的武裝干涉，破壞亞洲和平與安全，違反聯合國憲章與國際協定，

“譴責美國政府武裝侵略中國領土臺灣和武裝干涉朝鮮的罪行，

“並決議要求美國政府自臺灣完全撤出它的武裝侵略力量，以保證太平洋的與亞洲的和平和安全，

“決議要求美國及其他外國軍隊一律撤出朝鮮，朝鮮內政由南北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以和平處理朝鮮問題。”

舉行舉手表決。

贊成者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反對者 中國、古巴、厄瓜多、埃及、法蘭西、那威、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南斯拉夫。

印度未參加表決。

主席 表決結果如次 一票贊成，九票反對，無棄權。一代表團未參加投票。該決議草案被否決。

本人現將古巴、厄瓜多、法蘭西、那威、英聯邦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提出的決議草案[S/1894]付表決。該案全文如次

“安全理事會，

“復按其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之決議案內斷定北朝鮮軍隊曾犯破壞和平行爲，並籲請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勿予北朝鮮政府以任何協助，

“復按大會於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通過之決議案，內列舉聯合國對朝鮮之政策，

“鑒悉聯合國統帥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五日特別報告書所述中國共產黨軍隊在朝鮮展開與聯合國軍隊作戰之事實，

“重申聯合國軍隊除爲實現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大會決議案所規定恢復朝鮮全境之安定，及於主權完整之朝鮮境內成立統一獨立之民主政府等目標所必要外，不應在朝鮮任何地點留駐，

“堅持不應採取足以使朝鮮事件蔓延至其他區域，從而使國際和平與安全更受危害之行動，

“籲請所有國家與當局，尤其負以上鑒悉行動之責任者，勿援助或鼓勵北朝鮮當局，阻止其國民個人或部隊援助北朝鮮軍隊，並着令現時或在朝鮮境內之此等國民個人或部隊立即撤退，

“申明聯合國之政策爲不侵犯中國鄰近朝鮮之邊界，並充分保護中國與朝鮮在其邊界之合法權益，

“提請注意中國軍隊繼續干涉朝鮮事對於維持上述政策所能引起之重大危險，

“請朝鮮問題過渡委員會及聯合國朝鮮統一暨善後委員會對有關朝鮮邊界情形，並對邊界他方之國家或當局有利害關係之任何問題，從速予以審議，並協助其解決，又提議請聯合國朝鮮統一暨善後委員會於可能範圍內儘早前往該區，並在抵達當地以前爲此目的借重該委員會現有代表駐在該區之會員國之助力。”

南斯拉夫代表團曾要求分段表決，即先將前文——前三段付表決，然後表決該決議草案其餘部份。倘無異議，我們即如此進行表決

現在既無異議，本人即將該決議草案前三段付表決。

舉行舉手表決。

贊成者 中國、古巴、厄瓜多、埃及、法蘭西、那威、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反對者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棄權者 南斯拉夫。

印度未參加表決

主席 該決議草案前文之表決結果如次 贊成者八，反對者一，棄權者一。一代表團未參加投票 既有一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投反對票，該決議草案前文未獲通過。

茲將該決議草案第二部份從“申明聯合國”等語開始至該段之末提付表決

舉行舉手表決。

贊成者 中國、古巴、厄瓜多、埃及、法蘭西、那威、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南斯拉夫。

反對者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印度未參加表決。

主席 該決議草案第二部表決結果如次 贊成者九，反對者一，棄權者零 一代表團未參加表決 如表決前文的情形，投反對票者爲安全理事會一常任理事國，故該決議草案第二部份亦經否決 本人現請安全理事會代表表決該決議草案的全部。

首先，本人請蘇聯代表對程序問題發言。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我們已沒有表決的需要。該決議草案兩部份均遭否決。依昭安全理事會及聯合國其他機構所沿用的一般辦法，倘有一決議草案的所有各部均遭否決之後，即不用將該決議案之全部付表決。

主席 一般慣例或許如 Mr Malik 所說，但議事規則並無此項規定，亦不禁止表決。此外，本人尚憶蘇聯代表曾屢次要求大會於某一決議草案各部份均經否決之後，仍將該決議草案之全部付表決。本人特別記得 Mr Vyshinsky 在某一次辯論時稱投票是每一代表團主權的行動，即使某一決議案各部份均經否決，該代表團對該決議案的全部仍有表示意見的權利。

Mr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主席剛才所舉的先例和目前的情形毫無關係。因此蘇聯代表團認為沒有將該決議案提付表決的理由。

主席 本人認為蘇聯代表兩次發言是表示異議，而不是需要由理事會作一決定的程序動議。因此倘本人解釋無誤，本人即請安全理事會各代表表決該決議案之全部

舉行舉手表決。

贊成者 中國、古巴、厄瓜多、埃及、法蘭西、那威、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南斯拉夫。

反對者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印度未參加表決。

主席 表決結果如次 贊成者九，反對者一，棄權者零。一代表團未參加表決。反對投票者既為安全理事會某一常任理事國，該決議案已經否決。

議程項目已討論完畢。因南斯拉夫輪任主席期於本日屆滿，本人未能指定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將由繼任主席召集。

午後一時三十分散會。

Printed in U S A

S C, 5th Year, No 72
Price 25 cents (U S)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53-26495-- October 1953-110